

三代台湾人的生命故事
半世纪政治社会变迁

女儿的台湾



父亲的大陆

陈浩著



中华书局

陈
浩
著

女儿的台湾，
父亲的大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陈浩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10

ISBN 978 - 7 - 101 - 09355 - 1

I. 往… II. 陈…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597 号

-
- | | |
|------|---|
| 书 名 | 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 |
| 著 者 | 陈 浩 |
| 责任编辑 | 李世文 何 龙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½ 插页 8 字数 150 千字 |
| 印 数 | 1 - 8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355 - 1 |
| 定 价 | 28.00 元 |
-

推荐序

浩 弟

章诒和

2004年11月，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之邀，去学习交流。进得图书馆，感觉极好：那么多的书籍、期刊、资料和档案，任你翻阅，随你提取，还可复制。于是，每天忙得像打仗，三餐基本在院内的“食堂”。要不是白先勇带我奢侈一顿，我大概永远不知台湾的美食有多好。

一日上午，我忙着看朱家骅收藏的信札，发现了罗隆基前妻王右家的亲笔信，内容是恳请朱部长给自己的胞弟介绍一份差事。顿时兴奋起来，啥都忘记了。这时，近代史所朋友告诉我，有个传媒界的朋友在外面等你。

台北的初冬，如旧式文人般柔和。阳光里，站着—一个中年男性，高大健硕，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就是陈浩，供职于中

天电视，台湾资深媒体人。可我越看他越不像台湾人，就是从大陆跑过来的嘛，还一定是东北过来的（果然是东北籍贯）。不消一个时辰，两人熟得不能再熟了。他让我叫他浩子，说这里的人都这么叫。我则就被他“小愚姐，小愚姐”地喊来喊去。

该午饭了。他说：“中研院有西餐，我们去吃！”

“有西餐？”我说。

“当然啦，你不是在‘往事’（即《往事并不如烟》）里写明喜欢西餐嘛？还有冰激凌，两份！”

大笑。笑声里，我们彼此接受了对方。

之后，我在台北期间，他开着“大奔”，送我去这里，带我到那里。一次，朱天文、朱天心请我吃饭。他把我送到餐馆门口，悄悄走了。饭毕，很晚了，他用手机告诉我：“慢慢吃，车已经到了，送你回中研院。”

多年来我独自生活，忽然发觉有个台湾人像亲人。

他结婚，有两个女儿；他离婚，抚养两个女儿。我很好奇：夫妻离异，一般都是女方抢子女。男方也抢，抢不到关系不大，反正很快会再婚，再生。这个生活逻辑到陈浩那里，被废止。就此，我问他。他说：“喜欢孩子。也养得起。所以养了。”三句，理由，情感，决断，都有了。

再问：“你不打算再婚吗？”

再答：“我也有喜欢的女人，但是回家看到女儿，就忍了。”

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了已有八载。他仍在忍，继续忍。

我喜欢台北，特别喜欢看老房子。陈浩说，台北有些地方的建筑是日本风格，我很感兴趣，要他带我去看看。正在路上，他的手机响了，说了声“抱歉”，人就站到一边，离我不大远的地方接听。不知对方什么人？陈浩说话的声音，口气，节奏，调子，全变了：软软的，低低的，慢慢的，亲亲的！谁有那么大的魅力啊？

他关了手机，我说：“是个女人吧？”

“是女人。”

“是相好？”

“是女儿。”

笑死，我算知道，陈浩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了。他写的《女儿父亲》，也属于另类。哪有把自己在家为父的日子，叫“鱼肉生涯”的？他把两个丫头，比作刀叉，说：“不管你们吧，刀子碰叉子挺烦人；管你们吧，我就像是你们吵嘴平台上的鱼肉，你们合起来对付我。”陈浩有肚子，鼓鼓的。这个鼓鼓的肚皮，居然让孩子趴在上头睡觉、写功课。临了，小女儿还嗔道：“你们大人干嘛吃得那么讨厌啦？”瞧这一家子！

女儿大了，爱美了，他陪着大女儿去买第一件裙子。是啊，要离开牛仔裤阶段了。左挑右拣，陪伴在侧的陈浩形容自己是“在有意识与无意识间飘飘忽忽”的。选中一条，孩子拉着他衣袖，

说：“有点贵。”父亲说：“别担心！”结账时才发现，这条花短裙是从前一贯消费数字的八倍！此时，陈浩情绪大变，万分感慨地写道：“突然有一种选购婚纱的哀伤袭来，我可能有需要找个小酒馆喝一杯了。”在琐琐碎碎之中，孩子长大了。他却不承认，一口咬定：“小女儿们并没有长大，她们只是离你远去。”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这话于陈浩而言，绝对精准。笔笔写在孩子的身上，字字落在父亲的心上。清人吴锡麒在浙江吴兴路上，看到农家插秧的情景，心有所感，遂写小令一首：“风来暗长，雨来更肥。娇儿比一般田稚，煞费栽培。”我看这位乾隆进士，形容的就是他们仨。

陈浩每年都要来北京，且不止一次。

行前，总要打个电话：“你要什么？”

我的回答也极简单：“要书。”

多数情况是我指明书名，如《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江应龙编著《最新应用文大全》，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小团圆》、《雷峰塔》、《易经》等，又重、又贵的书，都让他带。他人高马大，能背能扛，收入还好，愿掏腰包。故而每次见面，他都是汗淋淋地拎着一堆书。我很感激，在他送的每一本书的扉页都注明：“20××年×月×日台北陈浩来京相赠。”即使不写，我也不会忘记。

陈浩是个很会写文章的人，写的文字活像他自己：轻松，

好玩；幽默，好看。

不止写女儿，他写迁徙的上一代，写落地生根的外省第二代，只要下笔，就是有血有肉有呼吸。《一二三，到台湾》是由他在《时报·副刊》所写的专栏文章汇集而成。第一篇题目叫“香椿树”，看上几行，兴趣就来了。他说，自己的父亲从大陆漂移过来，住在台湾南部，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香椿树，像宝贝似的养着。到了春天，小心翼翼地把嫩芽摘下来。用它拌面条，拌豆腐，煮好饺子，把切细的香椿放在酱醋碟子里蘸着吃，连泡过香椿芽的热水，也舍不得丢。父亲调职，全家搬迁，老人家把树连根刨出，送给朋友。过去多少年，陈浩已经记不得香椿的气味，却记得父亲吃香椿的表情。多少年过去，他到了北京城，终于在西单小店吃到了一碟香椿拌豆腐，那一刻，他狠狠地确认了那种气味——正值春日，我合上书，立即去附近的超市寻香椿，希望自己借此也能唤起旧日情怀。

人住大都市，停电是最烦心的事，男女老少无不抱怨。怪了，这个陈浩在黑夜中居然吟出诗歌般的语言，再现久已消失了的岁月：“……生活里突然而来的漆黑，不久就有沉着点亮的烛光，收音机没有了声音，母亲就会开始教我们唱歌，或者大人开始说着可能重复多次的家乡的故事。那样子的停电竟是孩子们期待的，或者让我以为所有的停电的夜，本来该是这样。”迁徙到台湾的上一代，无不是生命的迁徙。迁徙中的无数细节，可能是一棵树，可能是一种味、一支烛，任你风吹雨打，它终究留

在上一代，遗传到第二代，影响到第三代。

我酷爱脚踏车（即自行车，也叫单车），始终认为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它是最具美感的。骑车的人是最酷的！电视里的环法自行车赛，我能整夜整夜地看。今年七十岁了，看见马路上漂亮的新型自行车飞驰而过，我的血液仍会沸腾起来，老盘算着要买一辆，过瘾，臭美。我的学生坚决反对，说：“章老师，您不要命啦？”

万不想，陈浩是我的同类！十九岁那年，他上大二，趁着休学期间，回到小镇，找到一份送报的工作。在近七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孤独地骑着单车在小镇送报纸。二百天的日子，订报的一百多个家庭，几乎都默记下来，彼此很友善。无意间，他发觉无聊虚掷的青春在每一条街道里，都写下最亲密的记忆。两个宝贝女儿长大后，也爱骑脚踏车。在台北，陈浩常陪她们一起，或寻找美食，或寻找记忆。他说：“脚踏车的速度刚刚好，是一种城市的触觉。”总之，他的许多叙事小品，率真，灵性，读来的感觉是又暖又酸。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即使没有经历，也有类似的感情。

《时报·副刊》是每周四刊出。陈浩的母亲每逢此日，从清晨就等着报来。她很不满意儿子最初登在报上的照片。电话里说：“儿子啊，你怎么变成了一个馒头？”

陈浩解释道：“那不是你的错，我的长相我负责。”

之后，女儿每到周四，就叫陈浩：“大馒头！”他非常开心。

噢！浩弟！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写于北京守愚斋

一位有文化情怀的“在地人”

杨锦麟（香港资深媒体人）

和陈浩相识，纯属偶然。

那是在九五、九六台海危机期间，我受邀访问台北，“新闻局”安排造访华视，就在华视大楼里，和时任 CTN 台北新闻中心负责人的陈浩邂逅，至今也有十数年时间。

偶然和邂逅，竟成了知心知交知己的难得机缘。真诚，坦率，热心，北方人的、闽南人的热忱，集于一身，是我与浩子接触多年留下的印象。

浩子是熟悉他的好朋友们对陈浩的“昵称”。浩子生于台湾南部，是实实在在台南“庄子脚”的“在地人”，他的父母双亲却是实实在在的外省人。父亲籍贯吉林长春，母亲籍贯江苏徐州，父母双亲都是“流亡学生”，六十多年前，随着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人潮，千辛万苦转进台湾，就此在台南

扎根，浩子是台南外省人的第二代。

和其他眷村的孩子不一样，南部村镇长大的外省籍子弟，其实从小与本省籍孩子朝夕相处，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差异，浩子一口流利的闽南语，和出生于厦门的我几无二致。他和龙应台、王健壮、王伟忠，还有很多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台湾媒体人、文化人一样，都是“一二三，到台湾”，并在台湾出生，成长，就学，当兵，然后投身社会的“在地人”。

一九四九年，两百多万军民，从海峡这一端迁徙到海峡那一端，并在简陋的环境里扎下了自己的根，这一部迁徙史，以及他们的子弟所有的故事，点点滴滴，散落在记忆里，却很少人能用心去拾掇和整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叙述的是历史波澜壮阔的画卷，既舒展也沧桑，画卷里的许多折叠和皱纹处，或许还会有争议的余波，但《一二三，到台湾》随笔式的记录，虽然只是片断或片刻，甚至连完整的口述历史都不是，却仍是修复历史记忆里的不可多得。

浩子成长的台南，是七十年代之后台湾政治反对运动孕育“英雄辈出”的摇篮。台湾在七十年代之后的风起云涌，也让这位有“外省仔”标签的“在地少年”，不仅有挥之不去的外省子弟情意结，也有融化于血液里的“在地人”的政治冲动。浩子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从大学时期就参与党外人士参选助选，参与党外杂志的记者编辑的外省子弟。这也是他后来投身新闻媒体，并在《中国时报》、《中时晚报》，之后在

多家台湾有线电视从业，及至今时，仍带领团队，在新媒体领域里努力经营和探索而不辍的驱动能之一。

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经历了“解严”、“开禁”之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转型和变迁，省籍成了高度政治敏感的问题，外省籍似乎是一个具有原罪意味的词汇。某些具有明显而强烈排他意识的本土政治势力的抬头，在省籍、族群问题上的刻意着墨和渲染，也使得原罪意识在某些族群里有所抬头，呈现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另一种文化现象的吊诡。

陈浩所写的《一二三，到台湾》，选择在那个当下出版，或许是无心栽花之作，但也有意无意展示了插柳成荫之功。

其所著述的字里行间中，那些貌似无重力的记忆，那些非线性的线性记忆，那些记忆中的片断，那些片断中的只言片语，那些根本谈不上大开大阖的跌宕起伏，那些乡土气息浓郁的儿时记忆，那一双跟脚的白布鞋，那一双自制的破烂不堪的棒球手套，那一堂外省团仔参与的政治选举课，那在风雨如磐春夏之交对“台北晴朗北京大雨”的两岸猜想，那淡淡的、浓浓的，似乎缥缈却可以触摸的乡愁情绪，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很多人未必能真切体验到的特殊文化情怀。

七十年代的台湾，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乡土文学的论战，八十年代的台湾，出现了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论辩，九十年代之后，省籍、族群成了另一种族群优越和族群原罪的符号，本土意识持续不断的高涨之下，持续关注彼岸社会各方面发

展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声音似乎也已经逐步沉寂。在交流互动日趋频密的过程中，先行一步者或也多少流露出某种文化优越感，但陈浩的笔触和行文，依然朴实无华，依然娓娓道来，缓缓说去。那一棵扎根台南在地的香椿树，绿的叶子，粗的树干，那早春三月长出的嫩芽，嚼在嘴里，依然是那耐人寻味、久久无法忘怀的清香。

陈浩和他的同时代人，都是殊为难得的具有文化情怀的台湾“在地人”。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的文化情怀和视野，不仅局限或拘泥于偏安一隅，也涵盖了海峡的这一端。那是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散发，是一种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无时不在的惦记与牵挂。此时此刻，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互动，需要更多彼此之间深层次的了解，当然，也需要有更多像陈浩这样努力勤勉的“时代记忆修复者”。

一位与一群有文化情怀的“在地人”，能构成两岸深层次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陈浩所著所述所思所想，印证了这一点。

一二三回大陆，一二三到台湾。

目 录

推荐序

浩弟 / 章诒和 1

一个有文化情怀的“在地人” / 杨锦麟 9

一二三，到台湾 1

一二三，到台湾 2

无重力记忆 5

会发痒的疙瘩 8

香椿树 11

一双跟脚的白布鞋 15

小镇美食指南 18

慢车 21

停电夜未眠 24

草地人的智慧 27

青椒滋味	30
懒龙与豆饭	33
没喝过的水	36
橱子里的秘密	39
玩意儿	42
听电影长大	46
北与南	49
台南的阿公阿妈	52
老爷的山药	55
空镜子	58
午餐的便当盒	61
大口袋	64
苹果哪有那么大粒	67
风中的故事	70
VIGGO 哪里人?	73
毛毛雨	76
那一堂选举课	81
少年初体验	82

外省国仔爱讲话	85
圣堂少年	88
拿椅子枷	91
自己的地理课	95
十九岁的单车	98
二十岁以前	101
梦之球场	104
过期之一——前时尚期	107
过期之二——前恋爱期	110
间谍与诗	114
诗与间谍	117
风尘	120
被野火照亮的时代	123
那一堂选举课	127
第一天醒来	130
没人可说的八卦	133
红红青春敲啊敲	136
老先生的衣橱	139
九十年代的一页电视	142